以南京江北图书馆为枢纽的馆际合作模式探究*

费一鸣　袁晓悦　韩靖童　樊树海

摘要：着眼于图书馆的馆际合作发展现状，构建以南京江北图书馆为枢纽核心的馆际合作框架来解决资源与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矛盾，将高校图书馆的特藏资源、教育资源优势与社区图书馆的分布优势结合，借助江北图书馆强大的信息系统构建合作网络，为终身教育的实现提供基础。

关键词：馆际合作 高校图书馆 特藏资源 终身教育 社区图书馆

分类号：G251.2

The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Model with Nan Jing Jiangbei Library as the Hub

Fei Yiming Yuan Xiaoyue Han Jingtong Fan Shuha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 library cooperation, constructs an inter library cooperation framework with the Nan Jing Jiangbei Library as the hub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sources and needs,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special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with the distribution advantages of community libraries, and constructs a cooperation network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ealizing lifelong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College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y Library

1. 引言

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提高，终身教育的概念再次被引出，传统图书馆也随之迎来革新。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图书馆文献资源电子化、推进馆际合作、建立线上资源交互网络已经成为了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的高校图书馆、地方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等馆舍相对独立，缺乏联系与合作，不能使得其相对优势最大化的发挥作用，使高校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优势以及社区图书馆的便利优势得到利用。如何使得各类图书馆在“开放”与“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具有权威性的协调组织联合起来[1,2]，构建合作网络，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性布局。

南京江北图书馆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是江苏省最大的图书馆，总面积达七万九千平方米，是江苏省最大的图书馆。其去年跟国家图书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国家图书馆来运营管理，同时由国家图书馆的团队来运营管理，共享资源。南京江北图书馆采用最先进的智能设施、软件，自动化程度极高，并且共享国家图书馆资源，包括所有的图书、电子图书书籍、电子资源，以及开展的文化活动、讲座、小剧场等内容。南京江北图书馆结合了商业活动与文化活动，力图打造南京的人文中心。不管从资金的投入还是其庞大的规模与国家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671089）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BGL02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信作者：樊树海，E-mail：fan@njtech.edu.cn

支持来说，南京江北图书馆是作为馆际合作的协调组织的不二之选。以其为核心枢纽的分布式图书馆可以促进馆际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使得终身教育得以实现。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具体的合作模式以期为各级图书馆的联合提供借鉴。

2. 现有的馆际合作模式

馆际合作广义上是指对参与各馆的信息和资源进行系统有效的整合，并通过精准编目和集成网络，在合作范围内建立文献信息资料资源保障体系，实现高效便捷的信息共享服务。馆际合作的传统服务主要包括馆际互借和原文传递、电子资源合作采购、资源共享、图书馆员再培养、联合仓储以及技术支持。并且不同国家对馆际合作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2.1 欧美

2.1.1 美国

美国图书馆之间的馆际合作和网络化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了，随着技术发展，美国图书馆馆际合作的信息化和自动化也在飞速进步，在原有的成熟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美国的馆际合作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合作编目、馆际互借、联合藏书发展、合作参考咨询等。

合作编目是美国图书馆馆际合作中开展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项活动，有集中编目和联合编目两大基本形式，其意义在于改善编目工作质量，提高信息资源互通的效率。

馆际互借也是美国图书馆馆际合作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美国已经建立了正式完备的馆际互借网络，配备了线上馆际互借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的馆际互借系统、多层次图书馆网、储藏图书馆的流通活动等形式，高效地利用各馆的信息资源，满足服务对象的各类需求。

联合藏书发展是顺应图书馆发展需求出现的，由于已有的海量资料和紧俏的图书经费，图书馆需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最多的需求，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信息资源，联合藏书发展应运而生。美国的联合藏书发展多以项目形式体现，参与各馆分别购入需要的书目并上传至联合编目中以便各馆借阅，在覆盖所有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成本。联合藏书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各馆可以集中发展自己的藏书重点和馆藏特色，同时通过合作网络满足其他需求，保障读者的各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合作参考咨询在馆际合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相关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各馆之间通过正式的参考资源互助安排，充分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为读者提供更优质完备的参考咨询服务，解决其问题和需求。

此外美国的图书馆网络也十分发达。联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Library Center, OCLC），成立于 1967 年，现已发展到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的 6000 多个图书馆，其目录资料库记录了 910 余万条目录，由中心和二十二个区域性图书馆网和服务中心组成。研究图书馆计算机网（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LIN）由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发展而来，1978 年成为研究图书馆协会的计算机网，吸收了二十多所美国重要的大学或研究图书馆为正式成员，向加利福尼亚近 200 个各类图书馆提供联机服务，其合作活动有联合编目、联合藏书发展、馆际互借、联机检索等。华盛顿州图书馆计算机网（Washington Library Network, WLN）成立于 1977 年，主要成员为美国邻太平洋地区约 100 个图书馆，其网络中心与各图书馆直接联系。

美国的图书馆网络以其成员馆多、馆际合作项目多、跨越地理范围广为特点，以线上网

络为主要手段，联机目录为主要资源，主要资金来源为服务费[3]。

2.1.2 英国

英国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初步发展大约在1900年至1945年，但仍处于馆际互借缺乏协调、资金不足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国立中央图书馆向城乡各地区提供馆际互借服务，同时高校间也建立专门的部门来开展独立的馆际互借项目。1946年至1990年间为英国馆际互借的集中化时期，在此期间英国科研文献集中化发展，相关法律被设立以保障馆际互借的合理合法化、大英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Britian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 BLDSC)建立并发展扩张，馆际互借自动化服务也稳步发展推进。1991年至2000年间，馆际合作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物价螺旋式上升、图书馆经费缩水、出版物却蓬勃发展，种种因素导致图书馆无法自给自足，需要谋求新路。商业文献传递供应商、电子期刊、电子图书馆开始萌芽，英国的馆际合作进入稳定发展期。2000年后英国馆际合作进入衰落期，申请量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电子资源限制过多、批量订购电子期刊，以及科研成果强制开放获取政策。对此，BLDSC对自身进行了变革和适应调整，改善已有的弊端，探索新媒体和新的资源共享途径[4]。

2.1.3 德国

1893年德国还处于德意志帝国时期时，就制定了最早的馆际互借条例，并在之后的发展中不断修订完善，严格规定了完备的联合目录体系，为后续馆际互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德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割据分裂状态，各州文化领域高度自治，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因此馆际合作成为保障各馆文献资源供应的重要手段。自动化馆际合作出现以来，德国建立了一系列自动化互借系统，如DBV-OSI系统、SVBITO系统、Jason系统等，满足了各地区读者的需求。由于德国和我国有类似的图书馆归属不统一，统筹调度受到影响的问题，其完善的目录体系和馆际互借条例对我们有借鉴意义[5]。

2.2 亚洲

2.2.1 日本

日本的馆际合作体现在联合编目、联合采购、联合建设三个方面，以1976年正式成立的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Information，NII）为核心，各大学与研究机构为辅助，联合处理众多学术方面的信息。在1984年组建学术文献联合编目系统(NACSIS-CAT)，并于1987年提供信息检索服务(NACSIS-IR)，这两个系统是提高日本文献保障率的重要举措。2011年4月，NII与日本大学图书馆协调委员会（JCOLC）联合成立了日本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联盟（Japan Allian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Consortia for E-Resourses，JUSTICE），为成员提供电子资源、黑色文献，建立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并为成员提供资源联合采购以及人员培训等服务。2016年7月，成立了日本开放资源获取知识库联盟（Japan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Repository，JPCOAR），构建以机构知识库为媒介的学术信息发布体系，充实、完善日本机构知识库数据资源，推进开放获取前沿功能研发，在发展日本机构知识库联盟的同时，促进开放获取、开放科学的发展[6]。

2.2.1 中国

中国的馆际合作最初体现在联合编目，1951年，上海新闻图书馆编译了《上海各图书馆藏报纸调查录——附新闻学图书馆目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馆际合作出版的联合目

录[7]。1950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55 编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表》，满足了各图书馆以及其他情报类机构分类文献的需求，1993 年 4 月成立中关村地区书目文献信息共享系统项目（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APTLIN）整合中关村地区的图书情报网络。1996 年 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项目立项，建成联机编目与联合目录服务体系，共享与传递国内外信息资源，建立起高等院校文献保障体系。2001 年，成立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hina-Academic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CADAL）整合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并于 2021 年成立数字知识服务联盟，推进文化、知识和智慧的分享与交流。

2.3 总结

由于现存的资源电子化程度不足、缺乏高效统一的组织统筹、各馆系统不标准不互通、用户需求不稳定等种种问题，馆际合作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是在我国，馆际合作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间的联系十分松散，使得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需要一个关键的枢纽去进行统筹规划。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筛选核心期刊，以“馆际合作”或“图书馆合作”为主题检索有关图书馆馆际合作的文献，圈定从 2000 年至今的文献，检索得到共 1071 篇论文，剔除无关文献，利用 VOSviewer 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如图 1-1 所示，目前馆际合作的研究范围较为局限，主要为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合作，或者高校图书馆间的合作，缺乏同社区图书馆等基层馆舍的合作。其主要研究主题也仅限于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资源共享以及图书馆联盟等电子资源或书籍资源的合作，缺乏对新媒体时代的适应与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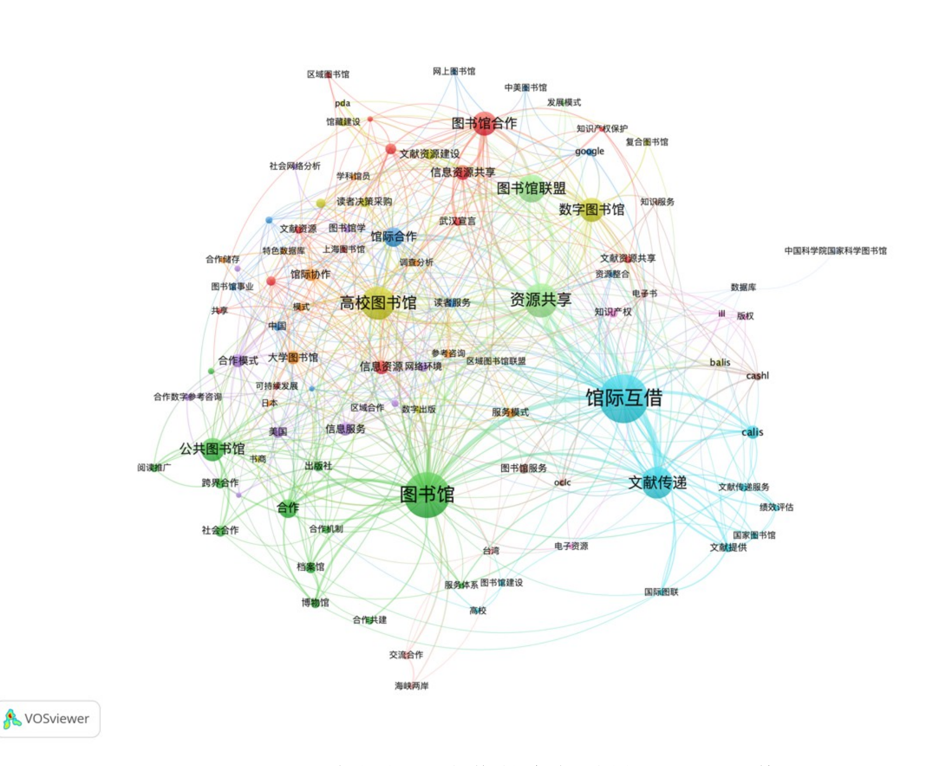


图 1-1 图书馆馆际合作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3. 以南京江北图书馆为枢纽的馆际联合模式

3.1 与高校图书馆的联合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基本局限于本校的学生以及教职工，这使得其经费的来源，除了社会的捐赠便只有学校的拨款。因此相比于国家图书馆运营的南京江北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智能化的程度以及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距，书籍资源基本局限于流通量较高的书籍以及专业相关的书籍，并且无力负担一些价格高昂的数据库。但同时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以及专业化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图书馆，并且南京江北图书馆的资源收藏更偏向于全面化，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更偏向于各优势学科，以及各种教学资料，与南京江北图书馆的联合，可以带来极大的优势，使得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与传播。

3.1.1 发挥特色收藏资源优势

特色收藏资源是各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优势资源，虽然特藏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其区别于其他图书馆、避免同质化的亮点所在。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藏资源主要分为传统特藏资源比如各种古籍善本、手稿、碑刻、档案，以及学科特色资料等“新特藏”。并且各高校的特藏资源集中于其优势学科，由于其长久以来的积累，以及知名教授或学生的影响，使得特藏资源的优势进行不断的扩大。

但我国高校图书馆对特藏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基本上是“藏而不用”，并且对特藏资源的数字化程度也不高，更加不易使用。相较于对特藏资源应用成熟的国外高校，有显著的差异。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拥有极为丰富的特藏资源与数字化特藏。此外剑桥大学的数字化特藏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字或者图片数据，而是根据存储介质的不同拓展出不同的，如苏美尔粘土片的拍摄利用反射变换成像技术（RTI）来识别泥板表面纹理，存储极高精度的三维数据、而对于重写本（Palimpsests） 即文字被刮掉以重复使用的手稿则使用多光谱成像来获取手稿底层图像，从而还原其覆盖前的文字资料。剑桥大学对其拥有的特藏资源进行细致的数字化保存并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将隐藏在特藏资源中的历史挖掘出来。

同南京江北图书馆的合作，可以利用南京江北图书馆的设备，将特藏资源数字化储存，各高校图书馆之间可以共享数字化的特藏资源，推进特藏资源的利用与传播。此外也可以建立合作研究与收藏项目，利用特藏资源或其数字化版本来推进教学活动与研究活动。这种合作与推广，不仅可以使得社会各界的需求得到满足，也可以使得特藏资源背后蕴藏的文化、历史以及激励也一起得到推广，让后人可以体味到一代代人做出的努力与心血，充分发挥各高校顶尖学科的优势与特色。

3.1.2 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机构，它的工作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成分[8]。其在学校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储存的各种类别与形式的资源，为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以及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南京江北图书馆的合作，可以放大这种优势，将不同学校的课程资源集中后，再进行回馈。

高校图书馆可以整合学校内的基础开放性课程，通过与南京江北图书馆的合作，相互

填补，尽可能全面的补齐各方面的课程，使更多的人可以免费的获取所需的知识。并且以南京江北图书馆为枢纽的合作，可以使得各高校的资源得到合并，避免高校为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课程的质量。同时社区图书馆以及南京江北图书馆的用户群体数据也可以得到应用。目前的开放教育资源更多的是面向青年群体，也就是在读大学生及其同龄人[9]。而这些数据可以使得高校图书馆可以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去完善课程内容，扩大教育的普及程度，使得课程教育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得到实现，真正的落实终身教育。

此外课程资源与其他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新的媒体形式进行推广传播，比如在抖音、微博、bilibili 等平台建立公众号，通过筛选与提炼，将传统的书籍、论文等资源进行整合与处理，结合数据挖掘得到的用户需求，制作出一些更高效、形象、更有趣的科普视频，更精准、更全面地将知识进行普及。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推动终身教育以及公共教育的完善与补充。

3.1.3 借用国家图书馆的声望开办讲座

南京江北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的合作举办的文化讲座等活动，同样可以为终身教育以及公共教育的完善添砖加瓦。不同于普通的地方图书馆，南京江北图书馆的经费以及讲者等资源都极其丰富，借助于国家图书馆的优势，对于被邀请者与国家图书馆都是双赢的局面。对图书馆来说，可以用相同甚至更低的经费邀请到更有影响力的讲者，对受邀者来说，被国家图书馆邀请也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因此图书馆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吸引到更多的名人，甚至是国家级领导来进行演讲。这些名人主讲的讲座通常能够将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精湛丰富的专业知识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演讲形式传授给广大听众，富有权威性、生动性以及个人魅力[10]。将不同领域的知识，由浅入深的分享给听众，增加教育的多元化。而选题方面可以结合各个学校的侧重点继续选择，借助国家图书馆的声望为学生与老师邀请到各行业的专家甚至领航者，紧跟研究的前沿。

此外，图书馆开办的讲座可以进行实时直播并且录制视频，将各讲座以及小剧场等资源进行数字化，但需要针对线上观众选择更多、更偏好较短时长，较精炼内容的特点去剪辑与补充。同时也要注意与主讲者的协议签订，确保资源不应用于商业活动。虽然直播的讲座论坛等活动的互动体验较之线下讲座会有所差别。但将讲座直播与数字化可以使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得更多有着学习需求的人可以得到满足。「讲座短小化、利用碎片时间」

3.2 与社区图书馆的联合

社区图书馆的存在更偏向于基层的教育，以及大众文化的建设。一般而言社区图书馆的规模较小，资金也相对紧张，其服务对象相对精准但局限，需要的资源相对较少但种类颇多，这诸多因素导致社区图书馆的发展一直受阻，不能更好的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南京江北图书馆的资源极为丰富，同南京江北图书馆的联合可以更好的联合不同社区的图书馆，构建分布式图书馆，将资源集中调配，满足各社区的教育需求。

3.2.1 构建图书馆网路

为了满足大众文化以及基层文化的建设，社区图书馆的存在不可或缺。这种分布极广的社区图书馆是保证图书馆网路构建的基础，并且其距离居民极近的距离即易得性保证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但由于资金以及立法的缺失，社区图书馆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资源方面，大多只有一些老旧的书籍，不能满足文化建设的需要。而南京江北图书馆的强大的资源优势可以组建资源共享网络，通过联合目录，确定各图书馆所拥有的资源，再通过通借通

还的馆际互借模式使得各图书馆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与流转（尤其是南京江北图书馆）。

此外南京江北图书馆海量的电子资源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同于实体书籍资源，电子资源的共享更为便捷。并且南京江北图书馆同国家图书馆的联合使得其拥有国家图书馆的全部的电子资源，通过与资源提供商协商使其可以与各社区图书馆共享，有效的解决了社区图书馆资源匮乏的局面。

3.2.2 教育网路的构建

对高校在线课程的整合可以使得南京江北图书馆拥有极为庞大且全面的教育资源，并且南京江北图书馆的文化讲座、小剧场等资源也极其丰富，在实用性和知识性都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这些资源可以通过社区图书馆对公众进行共享与传播，为所在社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居民提供其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尤其是可以针对残疾人、老年人、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教育，为其再就业提供帮助。

此外南京江北图书馆可以联合所在地区的博物馆、文化馆等馆舍以及当地的社团、俱乐部等组织，针对地区特色文化等制作特色教育内容，如传统的云锦、金陵刻经、秦淮灯彩等，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课程既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促进基层文化建设，又能够帮助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4. 经验与启示

我国的目前的馆际合作模式较为松散，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之间缺乏协调与规划。此外新媒体时代对资源的需求也逐渐发生了改变，视频资源甚至 AR 资源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阅读模式，传统馆际合作的内容大多局限于电子资源及图书资源的馆际互借等形式，缺乏对其的适应。本文通过构建以南京江北图书馆为枢纽核心的馆际合作框架，使得高校图书馆富余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转化，并且借助国家图书馆的声望与资源将其扩大化，通过社区图书馆构建图书馆网络以及教育网络，使得特藏资源、教育资源等得到最大化的流通，得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应用，为馆际合作的创新方向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 张惠. 谈网络时代的馆际合作[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5):33-34.(Zhang Hui. On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5):33-34.)

[2] 唐仕善. 我国馆际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及对策[J]. 情报杂志,2003,22(11):115-116.(Tang Shishan.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my country's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03,22(11):115-116.)

[3] 张晓林.美国图书馆的馆际合作和网络[J].图书馆学通讯,1983(03):64-75. (Zhang Xiaolin. Interlibrary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ing in American Librarie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83(03):64-75.)

[4] 徐文静.英国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发展历程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15):94-101.(Xu Wenj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ritish Interlibrary Loan and Document Delivery [J].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2018(15):94-101.)

[5] 孙茗.德国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发展[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05):61-63. (Sun M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library Loan in German Libraries [J]. New Century Library, 2000(05):61-63.)

[6] 孙海燕,解登峰,齐晓晨. 日本机构知识库联盟JPCOAR的开放获取策略及启示*[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6):46-53. (Sun Haiyan, Xie Deangfeng, Qi Xiaochen. The Open Access Strategy of JPCOAR and Its Enlightenment [J].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19(6):46-53.)

[7] 燕今伟. 图书馆联盟的构建模式和发展机制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31(4):24-29. (Yan Jinwei.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Library Allia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5,31(4):24-29.)

[8]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5-8. (General College Library Regulation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6(2):5-8.)

[9] 弗莱德・穆德,魏奇. 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推进终身学习[J]. 开放教育研究,2007,13(4):32-37. (Fred Mulder. The Advance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through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an Open and Flexible(self) Learning Context [J].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2007,13(4):32-37.)

[10] 任罡. 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2010(5):28-30,27. (Ren Zhi, Research on Lecture Work in Public Libraries [J]. New Century Library, 2010(5):28-30,27.)

作者简介:

费一鸣 男，南京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馆际合作、数字图书馆、元宇宙图书馆、信息质量。E-mail：447144701@qq.com 江苏南京 210000

袁晓悦 女，南京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应急管理、图书馆应急管理。

韩靖童 女，南京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信息管理、图书馆应急管理。

樊树海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工业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图情档教授，研究方向：信息质量、信息集成等。（通讯作者）

联络方式：

邮箱：费一鸣 447144701@qq.com 樊树海 fan@njtech.edu.cn

手机：费一鸣 18251914048